

王贞虎

外婆的节俭是出了名的。每逢舅妈从厨柜清出一大堆过期甚至发霉的食物准备倒掉,便立刻被外婆阻止:“不可以!这还可以吃呐!”

许多老旧物品,也总是被外婆捡回来往仓库堆放,伴随着灰尘逐渐积成一座小山,像是要把某种怀念的时光藉由收藏,作为永恒的纪念。

有一回吃完早餐,我看着厨房满山的瓶罐及许多破损的家具,仿佛没人在意也没人碰触,我开玩笑说:“这些东西不能丢啊!可都是外婆得意的收藏呢!”没想到外婆听了,原本堆满笑的脸色僵住了,她转身往仓库走去,东翻西找,最后拿出一本像是书本的东西。

原来,那是一本岁月相本。外婆小心翼翼将相簿翻开,多张的时光记录,都细心的粘在相簿的透明套夹内。望着照片上还是少女的妈妈,丰腴的脸上,皮肤呈现如玫瑰般的粉嫩光泽。杏眼睁得圆溜溜的,笑起来像一朵微微绽

放的蓓蕾,有几张还笑得让双眼折成两痕美丽的新月。尽管沉甸甸的书包压垮了肩膀,但学校念书念出漂亮的成绩就是她的责任。她读累了,从埋首的书本里抬起头来,到洗手台前掬水抹把脸,回到书桌前继续努力。只因为外婆是这么叮嘱她的:“好好读书,将来才能嫁给稳定的公务员,就不用像现在一样过着苦日子。”

但那时没有人来告诉妈妈,考出好成绩并不代表未来或爱情就一帆风顺。妈妈后来果真嫁给了当公务员的爸爸。但婚前外婆是不赞同的,因为当年爸爸虽然年轻也带着些才华,却十分傲慢。因此外婆劝妈妈要想清楚,以免吞食爱情的苦果。妈妈沉浸在甜腻而混浊的爱情里,哪有疑虑呢……

外婆又从另一个塑胶套子取出装框的照片,里头是离婚后的妈妈。妈妈化着妆粉,看着落日,望得有些出神。于是我想起打我七岁以后,妈妈就总是

外婆的秘密

整日以一张冷漠的面孔覆盖着忧郁的心灵。不够圆熟的爱情,让她和爸爸成为争吵不断、戕害彼此而活的孤独夫妻。

“你说!这能丢吗?”外婆的眼里洋溢着激动的泪光拉着我的手。外婆仿佛执着锐利的碎片刺进我心中:“你妈是我的宝贝啊,结果你爸爸却这么不珍惜!这叫我怎么舍得?……叫我怎么舍得呢?”我听着,忍不住在心里掴自己一个耳光,羞愧感燃烧着我的全身,突然觉得自己连擦去眼泪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外婆留着这些褪色的时光回忆,即使透过相机留下的彩色影像早已泛黄,但这些收藏唤醒了最赤裸的悲欢,原本紧扣住心房的锁被解开,也让外婆心疼哭出了声音。

看着泪水流进外婆深陷的刻痕及充满尘絮的回忆里,从那之后,我再不敢笑外婆的收藏品了,也许那里头,还有更多更多只属于外婆才知道的故事呢。

高三那年冬至

黑王辉

记得我上高三那年的冬至,天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。那天早晨,我感觉她不会来上自习了,就对着英语词汇手册无聊地发呆。

谁知她竟推门进来,披着一身的雪花,我的心狂跳不已。“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,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!”我说。“今天是冬至,怎能不来呢,给,吃吧!”说罢,她从包中拿出一塑料袋蒸饺。和班里几个哥们分享蒸饺,是我高三那年最幸福的时刻,比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还要幸福一点。

对了,忘了告诉你,这女孩是我一个哥们最中意的女孩,我这哥们为了她,和别人打了一场架,把人家打得住了半年医院,结果就被学校开除了。被学校开除后,他就南下打工了。临走的时候,我送他,他抱着我,要我一定替他照顾他的女孩。这事儿在全校知名。但是她喜欢上了我。我和她的事儿,不想让大家知道,只好背着众人偷偷摸摸地恋爱。

后来呢?

后来呀!我考上了本城的大学,她则考上了异地的一所大学,我们的爱情无疾而终。我那哥们在我们考上大学那年就结婚了,刚好,我赶上了他的婚礼。那天,我不怎么喝就被他们灌醉了,还一个劲儿地往人家洞房里闯,扬言要看看咱的新娘子。奇怪的是,看完后一声不响地出来了。临走时,他送我,我笑着问他:“你的新娘子很像她呀!”他脸一红,很困,又极力掩饰道:“哪个她呀?我都忘了。”

我想起了这些往事。随后,心就痛了,就像一个人赤身裸体站在喜马拉雅山顶上,可怕的不是冰冷,而是孤立无援。我拿出手机,发出一条短信,“咱们分手吧!”

发给护士的。护士是朋友帮我介绍的,在一块吃了顿饭,感觉对彼此印象还不错,就好上了!

“滴滴”,手机响了,一条短信。“诗歌的美丽在于唤醒内心的浪漫;散文的精彩在于呼应心灵的回声;小说的神韵在于延伸生活的憧憬;短信的魅力在于提示你:被人惦记是一种幸福!中午别忘了吃饺子!”不是护士发来的,是另一个女孩。

女孩,谢谢你的惦记,可是你不知道,我的心呵,已经丢失在高三冬至的那顿饺子里了!

许冬林

《牡丹亭》里有一出戏,叫《肃苑》,这题目就是打扫庭院花园的意思。里面有一个角色,叫花郎。花郎平日里干的差事大约便是养花种草,春扫落红秋扫叶,实在是我向往的一个职业。杜丽娘听了丫鬟小春香的怂恿,看历书后便决定大后日去游园消遣。小丫鬟便唤来花郎,吩咐他要好好儿地扫扫花径。实在是美事。但这美差事被男人侍弄起来,还是不大对味。私底下觉得作者在这里用笔过于粗线条了。

曹雪芹就着墨浓淡适宜了,他安排黛玉在《红楼梦》里扫花葬花,真是风雅啊!一边风日里扫落花,一边吟着《葬花词》,她比美人多了几分书卷气,又比文人多几分脂粉气。记得我少年时候,看《红楼梦》看得把人也掉进书里了,总以为自己也是黛玉,将来要生一场病会活不过十六七岁的。那时候在春天里,伤感像感冒一样来得频繁而容易,在门

前的桃花树下,扫落花,然后泼到水上去,让悠悠碧水来收藏桃花一副薄而艳的身骨。而如今,我依然稳稳还在世上,洗衣浆纱,欢喜哀愁。可如今也终于体味出了红楼里黛玉的消亡,不过是要告诉,扫落花的那颗玲珑剔透心,只到十六七岁,再迟再迟也不会过了二十三。再往后,我们在世上便是俗老的了,与十六岁的从前相比,可不要叹仿如隔世!所有的十六岁,都是要跟着落花一起消亡的。

如今,我早不扫落花了,即使在春暮,风雅也不过是,看看人家扫花吧。

扫花是艳的,戏曲舞台上的花旦穿的大红绣花鞋一样艳。如今我们是素的了,素色的日月,素色的心。欢喜或哀愁,都无关风月了。我们就借着打扫庭院,扫扫落叶吧。

电影《爱有来生》里,男主角阿明爱着女主角阿九,爱得浓痴,可是阿九似乎并没有热烈地来呼应他的爱,阿明心

肃苑

伤至极,终于出家为僧。阿九追来了,站在寺院门外,阿明在院子里扫落叶,仿佛不曾识她。这一回,阿明冷下来了,像一摊落叶被燃烧过后余下的灰烬,那超然与淡然分明是低温的。电影里,那落叶真多啊!着灰色僧衣的阿明在石阶上一扫帚一扫帚地扫,那么多高低飞舞的落叶像他又像她,寂寞哀伤无从说与对方听的心,只乱乱地堆积。就从扫落叶开始吧,开始修行。

从春到秋,从青春年少到女人中年,从扫花到扫叶,年华汤汤地就那样走掉了,也带走了一颗艳丽的春心,只剩下如禅一般淡然明净的秋心。爱着扫花时,我们是槛内人,爱恨情仇,痴痴怨怨;爱着扫叶时,已经几近槛外人,看透尘世,将身心都当作了浮云。

秋来提扫帚,庭院还是那个庭院,石径还是那个石径,只是扫帚下,春花已换作秋叶。时光越墙入院而来,在一把扫帚上,轻轻弹奏……

找风景

章中林

女儿放学回家,说老师布置他们要写一篇关于风景的文章。那你就写吧,门前的青山,村前的小河,河畔的油菜地,山下的果园,你想写什么,它们不都在对着你招手吗?这些都是经常见到的,别人都写,有什么新意呢?女儿嘟囔着。要不,我们出门去找一找,或许会发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风景呢?好哇,好哇。女儿欢呼起来,飞出了院子。

转过一个弯,女儿突然向前奔去。我抬头一看,一个中年男子的轮椅被一块石头卡住了,不能动弹;一个小姑娘跪在地上,用肩膀抵着轮椅,脸色苍白。“爸爸,快来帮忙。”女儿招呼着,低下身子,弓起背向前努力。可是,轮椅就像钉在泥地里。我赶忙上前帮忙。

“谢谢叔叔。”小姑娘黄莺一样的声音又响又脆。我细细地打量着她,十三四岁的光景,大眼浓眉,穿着一身天蓝色的校服。脸上、手上都是黄泥,裤子膝盖的部位都蹭破了。“你们这下雨天出来干什么?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找风景呀。”小姑娘快活地应着。

“这两天,哪里有风景呢?你爸爸也不方便,还是回家吧。”

“怎么没有风景?我就知道柏悦星城的广场花园特别漂亮。我就是和爸爸去看雨景的。”

“真的吗?那我们也去。”女儿挤进来,推着轮椅。

到了柏悦星城广场花园。它确实不小,足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大,布置着健身的器材。里面遍植着樟树、桂花、五角枫、梅花,林荫小道曲径通幽,还有回廊,常青藤缠绕着。梅花正在吐蕊,散发着脉脉的幽香。按捺不住寂寞的麻雀在枝头闹着,不时从树梢间窜出来投到了远处的树丛。

我和中年男子在长凳上休息,女儿和小姑娘两只麻雀一样到处翻飞。

这时我才知道,他也是拗不过女儿——老师要写风景,而且要先观察再写。“她妈妈也不在家,她拉着我要出来。让她一个人出来我也不放心。”中

年男子说着,望了望女儿她们。

两个小家伙折腾了一个多钟头才安静下来。

回家的路上,女儿一直帮小姑娘推着轮椅。到了拐弯的地方,我想带她回家,她竟然要送小姑娘回家。

“你找到风景啦。”

“找到了。广场花园不就是一处好风景吗?”女儿欢快地说,“不过,爸爸,我告诉你一件事:小敏(小姑娘的名字)说她不是找风景,她是想带着爸爸出去透透空气。这样,他的爸爸就不着急,不寂寞了。”

原来是这样。

“女儿,真的只有广场才是好风景吗?”我凝神注视着女儿。

“哦,我知道了。”女儿恍然大悟。

这时,我的眼前又现出了那幅画面:一个中年男子坐在轮椅里,一个小姑娘脸色苍白,正跪在地上努力地支撑着轮椅。

投稿邮箱:zyq_405@163.com

冬至

